



佳作

〈打工小記〉

長億高中 鄭國權

指導老師 謝妤姍

學測完後的假日，母親帶著我一同到她工作的地方，做個兩天的小工人，母親說主要是讓我體驗一下她平常過的生活。

一月二十九日，陽光透不過雲，壓低的綿雲抵不過雨水的重量，七點過不到半刻，綿綿細雨就不停地降下。母親騎著摩托車，在前頭破風穿雨，後頭的我只得呵欠連連，緊縮身子直打寒顫。昨日學測剛畢，一玩玩瘋了，晚睡早起。

到達工作地點，一進工廠門口，一位年約六旬的老阿婆向我們打招呼，我不太清楚母親是不是開玩笑，她說：「這個是阿芬阿姨，這裡只有阿姨，沒有阿嬤！」阿芬阿姨笑了，她揮揮手，挺著寬大的身子領我們去工作檯。

工作檯前的小路，讓我有種置身於迷宮的感覺。阿芬阿姨領頭，身子恰可從兩旁疊起的紙箱穿過；紙箱疊得很高，約莫一個樓層。而因為大小紙箱沒有章法地亂疊，小路可謂千迴百轉；地上四處灑落各種奇怪的小工具，加上工廠沒有採光設備，所以隨時都有可能「誤踩地雷」，可謂險象環生。到了工作檯後，母親把我排在她旁邊，簡單和幾位阿姨打過招呼，我向四方望去。除了灰暗的小路外，四周仍疊滿可比山高的紙箱；工作檯上幾顆小燈泡不時眨眨眼，讓我眼睛

極不舒服，但每個阿姨手腳俐落，似乎不受閃滅不定的燈光影響，阿芬阿姨拿著一箱刀片的零件來，要我先將戲稱為「鼻屎」的橢圓小鐵片裝到塑膠模板上，以便他們後續作業。

起初我的精神還算飽滿，然而連續如一的動作持續下來，閃爍不定的燈光讓我眼皮不禁酸澀起來，甚至大打呵欠。媽媽和阿芬阿姨在旁邊組合、包裝，看到我如此，阿芬阿姨拍著我的背：「少年仔！不用急，慢慢來，第一天都會這樣。」我說：「阿芬阿姨，你們這個燈實在有夠害人啊！」媽媽笑說：「你才知道，這裡每個阿姨都厲害啊。練就不怕光影變化的兩顆大眼睛啊！」我不大相信，我看媽媽和阿芬阿姨一邊聊天一邊組裝包裝，兩手一按一壓，連頭也不用向下一看，哪需要什麼大眼睛。阿芬阿姨看到我不解的臉，她才笑著說：「每年這個都會來好幾批，每個阿姨早就熟透啦！」

時間緩爬像個大烏龜，眼盯著手錶猛瞧，秒針似乎走走停停，像塞了車。我將鼻屎裝上模版，堆在桌前讓媽媽和阿芬阿姨來後續，然而時針越向前推進，她們卻停下來，等著我裝一片片鼻屎。好不容易熬到中午，等著中廣廣播整點的鈴聲，叮的一下，十二點整，阿芬阿姨搶下我手上的模板，說道：「這是下午的事了，吃飯、吃飯！」接

著她便哈哈大笑的從小路消失。我看向周圍，大家也都丟下工作，自顧自的聊天、出工廠。

「抱歉！沒飯了！」到工廠附近的自助餐店，一進門老闆娘就這樣講。我不可置信地望著母親，母親說：「要過年了，她只賣到今天。所以菜準備的少。」我說：「可是賣到沒飯，也太誇張了！」我看著自助餐檯上的菜，肉盤有肉湯沒有肉、菜盤有蒜頭沒有菜、蛋花湯有湯沒有料、飲料桶有冰塊沒有飲料。我哀怨地望著媽媽，媽媽似乎也見怪不怪：「每天菜都是這樣不夠，晚來就沒有。」媽媽領著我出店門，勾著我的肩：「老闆娘命好，嫁個好丈夫，會心疼她做太多會累。」我頸子貼著媽媽的手臂，她繼續說：「老闆娘本來做中晚，但她老公會擔心，她還是要做，結果他老公在晚上乾脆斷水斷電。」

走在微雨輕下的柏油路，兩旁是低矮的平房或鐵皮屋，雨滴墜下，輕輕暈在衣服上，潮但不至於濕。母親仍勾著我的肩，我輕輕閉上眼，回想母親說話的同時，神情似乎有些哀怨。我想改變話題，我問：「過年快到了，不曉得薪水有多少呢！」母親輕輕笑了幾聲：「剛進來都是一小時七十元。」彷彿傾盆冰雹砸下，我瞪大雙眼看著老媽：「法定時薪不是九十五元嗎？」母親拍著我的肩膀：「小傻瓜，有工作做就好，何必計較有多少。」我愣住了，我苦著臉看著她，母親繼續笑：「人家阿芬姐做了十幾年，一小時也才八十三塊而已啊。」聽到這裡，我心簡直被寒風吹到碎了。我看著母親，五旬邁向六旬的她，臉上已劃下道道鑿痕，髮上

竟已爆滿梨花，鬢髮甚至輕柳徐晃。我突然想起每次母親在染頭髮時，總是會問我：「我的頭髮會不會很白？」而我只顧著玩電腦、看小說，只有敷衍道：「是啊，很白，不過染了之後又年輕了。」一時之間，心裡不禁糾結起來，我在想母親何時變得如此風霜？以前母親和我合照時，臉上不僅僅掛滿笑容，皮膚光滑可破，髮上更像生命無窮的樹海。在我生命的時間軸上，似乎有一個片段在無息的情況下，被抹殺掉了。

細雨仍舊矇矓，我的雙膀發酸，一整早都是重複地拿起模板，裝上鼻屎。兩個眼皮早就沉得如千斤巨石。地上覆著一層濛濛薄霧，母親勾著我的肩，領著我繼續沿著路緣走。

不一會，濛霧緩緩褪出阿芬阿姨的身影，她笑笑看著我們：「那邊沒菜了吧？」她舉著紅色塑膠袋說道：「肉羹麵，我替你們買回來了。」媽媽上前去，笑著接過手，結果笑得更大聲了：「阿芬，妳沒拿筷子，我們要用手扒了！」阿芬阿姨看了袋子一下，拍拍自己額頭，「夭壽喔！那個店員沒放進去啊！」講一講，她們都哈哈大笑。

看著阿芬阿姨和媽媽，她們聊了一些對我來講很無聊的話題，例如做菜、洗衣服，可是神奇的是：她們最後都可以以笑聲結束，彷彿這一切都是個大笑話。我不太曉得她們對於工作、對於生活的想法是如何。但母親在家裡時，總是訴說工作很累、很辛苦，我想這種煩悶、枯燥的手工確實就是累、辛苦，但或許就是這種樂懷的態度，讓她們能夠輕鬆面對這些沉重、煩悶吧？

我拍了拍自己酸得發沉的兩膀，聳了一下肩。我相信，如果是我，即便是用多樂觀的態度，我絕對無法像她們一樣忍受這種「費時低薪多勞力」的生活。

仰望天空，雨停了，烏雲開始散了，太陽緩緩洩出光芒來了。

陳幸蕙

評語

作者不假雕飾，鋪敘假日打工情事，筆調活潑明朗，全文呈現溫暖的親子關係、將心比心的體貼與人際互動之溫馨，值得細品。

劉克襄

評語

一個尋常的生活故事平淡，但頗有內容見地。